

丁香城、郑和与天一阁

有感于诺奖得主古尔纳来甬

方其军 文/摄

我查了一下非洲东部的桑给巴尔面积，为2654平方公里，我知道，余姚的面积约为15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桑给巴尔不到两个余姚那么大。但，那里作为东非岛屿、天然良港，是进入非洲的一处重要驳运港口。从古至今的不同文化叠加，使桑给巴尔的文明版图色彩斑斓。直至今日，依然是一块“热地”。在桑给巴尔出生的那位作家说：“每年的某个时候，人们会带着他们的货物、故事、乱套的生活，从大洋的不同地方来到我们的岛屿。港口离我家只有几米之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些人的到来，是他们带来的故事伴我长大。”然而，如果不是因为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可能不会留意那个现作为坦桑尼亚组成部分的岛屿，留意那位对桑给巴尔有着深深乡愁的作家。

没错，他就是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他的获奖理由是：“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2024年3月8日，他来到了宁波。主办方与古尔纳之所以会选择宁波作为此次中国行的一站，我想大概是因为宁波的“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我留意着他在抵达宁波的当天下午就来清波代因海运贸易而落成的庆安会馆，留意着他次日到了天一阁。范钦在建立天一阁时，大概没有想过数百年后这里会迎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非洲裔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有特别的视角，要求那位作家所关注的事物具备全球意义上的思想参与与文化示范。古尔纳是非洲裔，桑给巴尔是他的故土，18岁之前他就在那里生长。18岁那年，出于特殊的原因落脚英国。在瑞典文学院公布获奖作家时，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没有中译本，只有两个短篇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据说，他的作品在英国也属于小众，原先出版的书籍已绝版多年。那就更不用说中译本了。但一获诺奖就不同了，全世界的目光瞬间投向了它以及他所牵挂的桑给巴尔，各国的文学类出版商都想第一时间出版诺奖作家的作品。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出版了他的10部长篇小说。桑给巴尔的文化得以向世界更好地传递。

当与范钦肤色不同的他沿着木梯台阶上升，目光在略感幽暗的古籍丛林逡巡。此刻，对于古尔纳而言，或许闪现少年时代在海滩捡起



古尔纳作品集在各大书店醒目亮相，吸引读者购阅。

中国瓷片的记忆，终于面对瓷片所连接的更庞大而真实的古老中国了；对于天一阁而言，这是继黄梨洲登楼之后的又一次隆重典礼。黄梨洲的登楼，让天一阁从岁月深处走出来，心手相印地抄记，形成纵向时间上的流芳；古尔纳的登楼，仿佛将天一阁古籍予以局部拓印打印码入集装箱，从宁波大港起航，形成横向空间上的播撒。记忆，就是存在。许多年后，在英国，在桑给巴尔，在不同文化的世界的另一些地方，天一阁将随同古尔纳行走与游历。

古尔纳此次中国之行的首站是上海。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发言中，追念了明初航海家郑和。“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捡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他说，“信风季节或者说季风季节，是印度洋上一种受季风影响而形成的洋流系统带来的……我毫不怀疑郑和和他的海员们对这个系统了若指掌。”听上去，古尔纳的中国行仿佛是对郑和的隔世回访。他所凭借的洋流，大概就是文学。而他的小说《天堂》《赞美沉默》《海边》《最后的礼物》《来世》《离别》《朝圣者之路》《砾心》《多蒂》《遗弃》，似是回礼瓷器的一朵朵“鸡舌香”（即丁香）。

是的，许多人对非洲只有一个模糊印象，因为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开始好奇地端详非洲地图和史页。就我个人而言，那一刻的好奇，要比同样出生于非洲的英国作家库切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显得强烈。可能，因为库切原本就是英裔，只是出生于南非开普敦，而古尔纳于桑给巴尔是“土生土长”的，他的家族和血脉就植根于那座岛屿。这种观照，自然更

具典型意味。由古尔纳及其小说进而探悉十分遥远的印度洋西岸，发现，原来不同的非洲国家、地区的人们，各有鲜明生动的个性。比如桑给巴尔的岛民因文化的冲撞、交融所经受的痛苦或幸福，是那么清晰而深沉。

事实上，在郑和航海前，桑给巴尔与中国已有联系。据称，《唐书》就记载了桑给巴尔人来到中国长安。北宋时期，桑给巴尔曾遣使节访问中国。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冬，任职静江府通判的浙江温州（永嘉）人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在“外国门”中记有昆仑层期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鹗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堪作水筒。又有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耳。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土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落，卖为蕃奴。”说的就是桑给巴尔，也称“层檀国”“层拔国”。

想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掌握地理气象层面的“洋流”，还熟悉风土人文层面的“国度”。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在福建长乐立《天妃灵应之记》碑，指出：“涉沧溟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帆桅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随同“帆桅高张”的，一定是郑和的远见卓识。古尔纳在发言中对郑和的不惜篇幅，可知中国文化在桑给巴尔的多样文化叠层中颇具色彩。在桑给巴尔这座岛上，生活着大量可追溯源头的“移民”。古尔纳说：“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

片土地上。”

桑给巴尔被称为“石头城”，岛上有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石头城”，从城中的“古堡”中曾发现公元6世纪的伊朗陶器，显然是“移民”或交流的印证；桑给巴尔又被称为“丁香城”，因为这里盛产丁香，现为世界最大的丁香和丁香油输出港。但丁香并非原产此地，而是由外来者成规模带入，同样是“移民”或交流的注解。古尔纳却从中“抽离”，带着一身当时尚未意识到的多元文化，在英国受教育，安身立命。古尔纳18岁出门远行，是为着求生。当光阴沉淀，古尔纳回望故土，“你必须谈论那些引起你痛苦的事物”。古尔纳离开后第一次回到桑给巴尔时，他的父亲即将走向生命终结。古尔纳与作家格非交流时说，看到父亲一个人安静地看着街道，便问：“你在想什么呢？”父亲回答：“我在想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

有时，出门与回家会显得模糊。比如，随郑和船队留下的中国人，他们子孙的家在中国某省还是在异国他乡？一本书的家，是在作者的书案上还是在读者的书橱里？是在第一个读者的手上还是最后一个读者的眼前？

在华东师范大学，有学生提出，一个东北人在上海却没有异乡感，是否不正常？古尔纳说，“有的人回得去，有的人回不去。”在思南文学之家，古尔纳与作家孙甘露有一场对话，主题为“离散的人，寻着故事回家”。我想，在文明探源的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因此，文明的传播很重要，有时或许夹杂着痛感，当然，最好不要有痛感。但，古尔纳的小说人物，痛不可避免。“随着你生命经历的累积，记忆的增长，你的痛苦也会增长”。

就像丁香的引种，就像郑和“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就像天一阁在苍茫的时空与可爱的灵魂互致问候，就像曾经的桑给巴尔男孩在逾古稀之年获得诺贝尔奖天下闻名……这些，都是意义特殊的“回家”。“我们谈论的不是过去，而是仍在继续着的东西。”古尔纳说，很幸运摆脱了获奖“魔咒”，获奖后照样能以平常心写作。“关键是，我们要更加诚实地面对不同的复杂感受，要写你所见到的东西，这样的文学才有一种原创性。”听说，古尔纳的新作已成，我期待早日读到中译本。



荐书

《物中看画》



作者	扬之水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3年12月

可废，或许还应该说，“形”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其“意”本在使人由笔绘之“形”而识风物、观风俗。扬之水将画作中有形之物的种种细节尽收眼底，也让读者随她一道走进古人的生活场景。

作者考证的常用手法是对照挖掘找出共性。日本大和文华馆藏有一件红绿彩人物故事团扇，它在不少中外著述中曾被提及。不过关于它的时代、装饰图案，各家意见并不一致。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团扇绘有三个故事，其中两幅《采药图》的构图与辽代《采芝图》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采芝仙图》相近，又通过对毛女故事的深入探究，从而推断出彩团扇上的人物原型。这种由此及彼的研究方法，不但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也为严谨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方向。

扬之水的足迹遍布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她将一幅幅佳品拍摄下来，寻找物象背后的东西。我正是通过《物中看画》，知道诸如“交椅”“栲栳样交椅”等古人使用的物件，从中发现古人的生活情趣。

(推荐书友：朱延嵩)

《人生如逆旅》



作者	萧华荣
出版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日期	2023年12月

称为“江左名士”。正始名士偏重清淡，竹林名士偏重任诞，而此后的名士或重清淡或重任诞。“五代”名士，各有风采，又恰似五环相扣，互为依存。

名士的诞生，始于一场“冰与火”的缠斗，“曹爽之势热如火，太傅父子冷如冰”。正始名士是“建安风骨”的残留，他们受曹氏恩泽，心属曹魏，飘飘然浮于半空，如朝露暮雾，却又与权力的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冰与火、汤与羹，终究不能共存。正始名士消逝在血雨腥风中，而“正始之音”弦歌不绝，衣钵有继。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聚竹林，结义山间。与正始名士相比，竹林名士远离了权力中心，反而显得更加务实。

《广陵散》曲尽，嵇康的头颅就此落下。此后的名士，便徘徊于司马一族的阴影之下。“五代”名士，既在时间上相连，也在思想上相续。纵然身处浊世的泥潭之中，他们的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天边的星辰；他们的身体并不自由，但精神上的追求从未停歇。

(推荐书友：赵昱华)

《日常的深处》



作者	王小伟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日期	2023年11月

明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呢？王小伟试图从“人—物”的关系中去解释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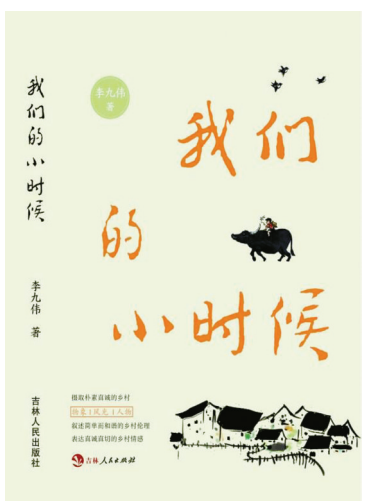
比如，老人爱囤东西是个普遍现象，而年轻人喜欢“断舍离”。我很喜欢王小伟关于老人囤积癖的解释，他说：“对老人来说，旧物将来是不是用得到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因而，我理解了这本书所流露的怀旧思绪，不是简单地怀念过去，而是在怀旧中寻觅当下通往未来的路径，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寻找一条出路。

本书融汇了回忆叙事散文、社会学观察和哲学思辨的写作特征，除了现象描述、事实铺陈、情感渲染之外，还有很多哲学层面的点睛之笔。物品承载记忆的功能最终会超越、取代它们真实的功能，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与物的交往中建构人的主体性，才有可能不为外物所拘，追求内心的幸福感。

(推荐书友：林顿)

朴素真诚的乡村叙事

读李九伟散文集《我们的小时候》



南志刚

李九伟质朴有内涵，少年时期热爱诗歌，笔耕不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小说、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近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慢半拍的人》、诗集《爱的低语》等。她文学写作不跟风，不追风，不趋新，长期坚持自己的人生感悟和文学理解，沉浸于温暖温馨的爱和世界，用朴素真诚的笔，轻声哼唱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爱的歌谣。

李九伟任职于宁波大学，但她的家乡在中原大地，《我们的小时候》中所写的自然风物、生活习惯与我家乡非常接近。书写的衣食住行、儿时游戏、庄稼蔬菜、乡村娱乐、乡土人物和方言土语，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对我来说，阅读此书，就是一次温馨美妙的返乡之旅，也是一次回归童年的难得机会。

书中，李九伟坚持了朴素自然的生活态度，享受着乡村的简单快乐。她善于抓取乡村生活的日常，通过一小段一小段文字，连缀起平平淡淡而又真切切切的乡村生活，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原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理想。她的本意是追忆个人小时候的所见所闻，但由于真实而朴素的文笔，让这些记录远远溢出个体记忆，而成为特定时代的“客观”记录，具有乡村史料的性质，反映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变迁。

“化肥袋做棉衣里子”是特殊年代农村颇为流行的时尚，在我的家乡，一般用日本尿素袋子做成夏天的单衣，衣服上赫然印刷着“日本尿素”字样，微风一吹，哗啦啦，颇为潇洒飘逸。能够穿这样薄而透气的衣服，是村主任、仓库保管员和到化肥厂拉货壮劳力的“特殊待遇”，一般社员只有羡慕的份。李九伟的乡亲们将化肥袋子做成棉衣里子，自然比我的乡亲们含

蓄，但少了许多风光。《窝头杂粮》《野菜也当粮》描写的粗茶淡饭是乡村饮食的常态，最耐饥的是红薯，小时候吃红薯干、红薯馒头、红薯凉粉、红薯粉条、蒸红薯、烤红薯，红薯帮我们扛过了饥饿年代，但身体还是落下了慢性胃病。李九伟书写土坯房、大瓦房、红砖房，“接二连三盖新房”是农民的责任，也是宿命。奋斗一辈子，能为儿子盖大瓦房作为婚房，应该是幸福的农民；如果结婚时能够置办齐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绝对是富裕户才敢想的。在这样艰苦的生活里，李九伟笔下的乡村伦理依然温馨和谐，亲戚之间，邻里之间，亲戚的亲戚，邻里的邻里，七扯八攀的远亲，在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中，流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大家相互帮衬着过日子，也分享着简单的快乐。

李九伟在叙述每一个故事的时候，采取平静、平淡、自然的书写姿态，让人物、事件自动走上前台，进行自我展示。作者仅仅作为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几乎不进行评判，似乎担心打扰了安详宁静的田园风光。这既是一种尊重，是一种“倾听人物的声音”的态度；也是一种自信，她相信忠实的记录。带着朴素的力量，带着生活的原生

态，牵引读者的记忆和回想。

文贵真诚。作者没有夸张变形的情感张扬，没有故作怀旧的相思乡愁，有的是平淡自然的叙事节奏、藏巧于拙的情感表达，在平平淡淡的叙述描摹中，显出真物、真人、真事、真意、真趣、真情。

李九伟有一颗童心。这童心，发源于孩提时代，虽经世事变幻、生活沧桑，不改其本质。《我们的小时候》的“童心”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童心童趣，作者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包括“唱过的歌”“玩过的游戏”“动物玩伴”“童年囡事”等，叙述艰苦时代里天真无邪、充满趣味的儿童世界；第二是作者始终用一颗童心理解家乡的亲戚邻居、风物习俗和乡村故事，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抱有赤子之心，情感自然朴素，笔调平淡中见真情；第三是作者对文学有一颗赤子之心，忠诚于文学，忠诚于叙述，忠诚于事物本身的自然呈现，忠诚于朴素和谐的乡村伦理。

童心，让李九伟重返“我们的小时候”，致力于“还原”数十年前的乡村原生态，在乡村生活不断被现代性“书写”“折叠”“穿越”的时代里，虽然寂寞，却弥足珍贵。而这，正是《我们的小时候》的价值所在。